

蘇溪集卷之十六

太僕卿雲間沈愷



雜著

鄭之鄙人學為蓋三年藝成而大旱無所用乃棄
而為枯槁又三年藝成歲多雨枯槁無所用則又
還為蓋焉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蓋者
又棄而學為兵矣沈子曰諺云力田不及逢年
善仕不如遇合誠哉是言也今夫負才挾藝環天
下者夫豈少也然跋前疐後動而見尤夫豈其才
之罪哉遇不遇爾屈賈沉抑郊島饑窮在昔則有

有然矣

南越無車有客遊者得車于晉楚之郊輻朽輪敗
輓折轆毀若無所于用然以非越之所有舟載以
歸而誇諸人觀者聞其言以為車固若是其效也
為之者相屬他日晉楚之人見而笑其拙越人以
為給已不顧及冠至率敝車御之車壞大敗卒為
天下笑越人以告沈子沈子曰觀車可以知學矣
夫不知學者之患小學而不知道者之患大不知
學者禍止于害身學不知道者是皆晉楚之車也
并天下而誤之矣

吳人與客泛于洞庭之澤鳴榔上下水波不興魚
龍出沒隱隱若見客曰有是哉汎之樂也洞庭無
難越矣遂引而鼓楫中流少焉雲出如縷舟子告
颶風且至請弭楫弗悟遂沒秦人衣後視之皮以
適壤虎見之而走謂虎畏已也遂而矜有大志明
日服徂表而往復與虎遇虎立而睨之怒其不走
也叱之為虎所食我知禍常免於警而成于
狎惟其狎水也故溺于水狎虎也故食于虎君子
曰無畏者其禍之本乎

北郭氏之老卒僮僕爭政室壞不脩且壓乃召工

謀之請粟曰未聞女姑自食役人告饑涖事者弗白而求賄弗與卒不白于是衆工皆憊恚執斧鑿而坐會天大雨宇日就圯乃用其人之言出粟具饗餼以集工日惟所欲而與弗靳工人視其室不可支則皆辭曰向也吾饑請粟而弗得今吾飽矣子其問諸魯般則相率而逝室遂不葺以圯濟陰之賈人渡河而亡其舟棲于浮苴之上號爲有漁者以舟往救之未至賈人急號曰我濟上之巨室也能救我與爾百金漁者載而非諸陸則予十金漁者曰向許百金而今予十金無乃不可乎賈人

然作色曰若漁者也一日之獲幾何而驟得十金猶爲不足乎漁者黜然而退他日賈人浮吕梁而下舟薄于石又覆而漁者在焉人曰盍救諸漁者曰是諾金而不酬者也賊而視之遂沈沈子曰利令人知昏信有徵乎斯粟至于亡其室愛金而至于亡其身皆可世戒

粵人采山而得異石其大如盤其色晶瑩其光四照歸而語其人曰吾入山得希世之璧吾不敢不珍矣乃飾以金函被以文繡客曰異哉若是其愛也曰吾將獻之明堂以備聘享無相狎也齊戒卜

日而啓之客乃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世無張華不識此寶也粵人于是乎大慙沈子曰人惟識玉然後不以石為玉人惟識樂然後不以鄭為雅非繫于遇不遇也知不知也不然則優孟之衣冠誤以為叔敖者天下何限

昔有披裘公者異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而視之謂公曰取彼遺金公怒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視之高視吾之卑披裘而負芻豈取遺金者哉季子大慙既謝而問其姓名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哉沈子曰以君子自處者必以君

人古之人行

遺金在地已則弗取

人何示之不廣

也季子賢大夫也而猶若此况其不為季子乎

東郭子朝拜大邑之令里人賀之曰榮矣墨綬銅符東郭子曰尚畏守他日階守又賀之曰榮矣朱衣象簡曰尚畏監矣又賀之曰登崇陟峻今無所于畏矣東郭子笑曰吾聞之矣龜金組玉何人耶沈子聞而嘆曰之不足人惟內欲也夫欲生于不足人惟內欲也夫欲生于不足失昆則羞措不足失錫則憂人惟內欲也

監足矣而猶不自滿則希冀之心何已耶
梧丘之野人種稻以為食歲儲而待新新未嘗不
收竭其舊且日之畝視其禾皆頽而且粟喜且歸
曰新可期矣則皆發其舊與其入飽之舊且盡而
新未熟不勝其缺望日與其子及妻更往而迭視
蹊其畝而禾愈青是非禾之愈青也望之者切也
趙人病召醫緩醫緩至曰病革若非萬金之藥弗
可問之曰是必得代之赭荆之玉岫嶼之砂禺回
青蛉之空曾崑崙之紫白英合沛之珠蜀之犀三
韓之寶龜合汞鉛而鍊之一年而和二年而成三

年而金粟生則取而埋諸土中又三年而脹之斯
可以起矣沈子曰梧丘之望禾傷于大速速則其
弊也亟醫緩之治病傷于過遲遲則其弊也怠亟
則不達怠則弗逮其病一也可以戒已

吏部之子素貧喜誇詡倚市門偶有所獲累其直
三年得千金即置衣冠且揚揚語人曰吾將子
貧全賴以取息幣可以不費盜聞而喜曰此富家
翁也觀其出傾其囊倒之家遂不振西隣之子富
性鄙而挾重資客于濟渡江傍有他舟人相翼以
行惴惴焉恐他舟人探其有陽為貧苦狀食糲衣

鷄結即米鹽細小秘不外露忽中流遇風告急輒
號于人曰亟救我他舟人曰此故貧者救亦何利
聽其浮浪而沒沈子曰東郭之子故貧也自詭其
貧西隣之子故富也自詭其富富者誨盜貧者招
侮所自貽也

往余之上都渡黃河遊呂梁見呂梁之水多揭其
厓巉巖石多危立峻峭利若戟刺水橫沸奔潰轟
雷噴雪聲冷冷錚錚窮晝夜不徹是水與石不相
能也夫以汴泗方東而呂梁不能容非隘且激乎
詔海天下之水歸之矣海大故虛虛故能受受故

無爭知呂梁可以知政矣法激姦吏激民言激成
直激暴操之過抑之甚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
也故曰鳥窮則攫獸窮則搏

常羊學射于屠龍子朱屠龍子朱曰若欲聞射道
乎楚王田于雲夢使虞人起禽而射之禽發鹿出
于王之左麋反于王之右王引弓欲射有鵠拂王
舩而過翼若垂雲王注矢輔于弓不知其所射養
叔進曰臣之射也置一葉于百步之外而射之十
發而十中如使置十葉焉則中不中非所敢必矣
嗟乎觀射可以自觀矣夫耳齊則聰多則瞶目齊

則明多則昏心齊則一多則亂故以別守關以瞽
聽樂專為爾矣語有之衆志之多疑不如一心之
獨決

西郭子僑與公孫詭隨涉虛三人者俱為微行昏
夜踰其隣人之垣隣人惡之坎其往來之途而置
溷焉一夕又往子僑走墮于溷弗言而招詭隨詭
隨從之欲呼子僑掩口而咲曰弗言俄而涉虛至
亦墮子僑乃言曰吾欲其無相啞也沈子聞之喟
然曰與離婁同濟罔不涉與師冕同濟罔不蹶蘭
臭鮑肆之訓詳哉其言之也西郭子僑已則不戒

所自辱也又不知告諸友而陷之使同不仁哉故
曰不知其人觀其友

紀絹子為王養園鷄十日問鷄已乎曰未也方虛
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
曰未也猶疾視而氣勝十日又問曰幾也鷄雖有
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
敢應者反走矣沈子曰嗟乎雞物焉耳而養之以
至於全猶無敵於外况自全乎吾能反而觀之自
養以至於靜能不虛驕乎能不恃氣乎能不應嚮
不疾視乎即不虛驕不恃氣不應嚮而疾視其望

之能木雞乎其能是是亦神矣彼紛為日爭且鳴者真天下異雞焉爾能不退步而反走者幾希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為拂已故不見率也公仲好色率曰好士公仲嗇于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沈子聞而喟然曰夫以不正言而納之則以正言而拒之矣正言拒則諂者日至自是公仲之庭無直諫者之跡而前後左右皆顏率矣可畏哉

趙簡子問羊殖大夫於成搏搏曰吾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為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庶以不隄其過其二十年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為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為邊城將遠者復親今吾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沈子曰語云士三日不見則括目待矣况自少至老其可涯乎士果賢也德與齒進變益上矣其不然則少而是人也壯而是人也老而是人也一見可要其終矣故曰羊殖大夫也周人有好姣服者有不足於其心則忸怩而不置

必易而後慚一日有所之袂涅而弗知乃揚揚而趨樂甚其友半途而指之涅乃挽搦而搔之涅去而跡在其心妯妯然五步而六視不成行而復沈子曰甚哉癖之為患也忘物則適徇物則癖適則任天之便而無所于凌徇則物固困之矣故癖于名者不忘乎名癖于利者不忘乎利是皆好姣者也其五步六視能成行而復者亦難矣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于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于恐死而反亡生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其故而問曰若盜

金于市中何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爾沈子曰嗟乎畏死之甚者反足以亡生是見生而不見死也趨利之急者適足以取害是見利而不見害也不然山鶴顧影以亡身夜蛾利火以自斃何為乎何為乎斯可以悟矣

鄭子產居出過東門之間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問者之說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之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于其親愛者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沈子

曰子產其善斯政矣強悲者雖哭不哀強喜者雖
笑不樂不待事之所及而以理逆之未有能適其
情者是故因物治物形體不勞而治以人治人知
慮不用而周

燕人生于燕長于楚及老而歸燕過晉同行者誑
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
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
潛然而泣指壟曰此若先人之塚其人哭不自禁
行者啞然笑曰予給汝予給汝此晉國耳其人大
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室悲

心史徵夫人之適道猶燕人之適晉也不得于道
而強號于人曰吾適道其不以吾為燕者有幾宜
其同行者之笑無已也

秦楚交惡楚左尹卻惡奔秦極言楚國之非秦王
喜欲以其為五大夫陳軫曰臣之里有出妻而再
嫁者日與其後夫言前夫之非意甚相得也一日
又失愛于其後夫而嫁于郭南之寓人又言其後
夫如昔者其寓人又為其後夫言之後夫嘆曰是
所以語子者猶前日之語我也沈子曰好言自口
莠言自口夫惡者之言遂婦之口也其之東家也

而言西家之惡其之西家也而言東家之惡其不
為後夫相咲者有幾

徠丘之野人世農農田之入儉恒思易其業而未
有加于農者其舅之子騶于邑大夫歸而華其衣
見而企烏遂棄農而往為騶其主曰汝自欲耳弗
汝逐也三年不返則汝之田與廬吾當使人營之
而弗悔也跪而辭曰唯越三年而其所事者物故
欲復歸而田與廬皆易主矣憐而召之遂而而不
敢復殍于塗沈子曰異哉夫人之棄故而違常也
語不云乎良農不為水旱輟耕良賈不為折閱廢

市野人見騶華其衣遂有羨心遂棄農而歸騶烏
失其常業矣及其久也騶與農兩廢而卒至于塗
野烏宜其及也宜其及也

東吳有萊氏者業儒不就報擲筆謝去論兵說劍
走馬徂徠勇為俠往來三吳中歸則鳴琴在堂坐
空室清而亦慷慨周人之急名隱隱起一夕有客
卒至體服甚偉錦額橫出髯髮直指腰劍手囊血
淋淋下入問曰此非張俠士居耶曰然張揖客甚
謹坐定客喜動顏色曰夙壯已雪張問故指其囊
曰其首也且曰此去有一義士欲報之間公陳義

甚高可假十萬緡得諧所圖吾事畢矣張立應之
客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去告以返期及期
不至張慮以日出而囊首見遣家人出而埋之乃
豕首也沈子聞而嘆曰自易水之歌亡而海內無
俠士千年矣即有之亦雞鳴狗盜之流要之蹈白
刃視死如歸者幾何惟囊首酬金之俠至而為田
先生高漸離之風者亦遠矣

嘗聞之投鈎分財投巢分鳥非鈎巢為之使得美
者不知所以德得忠者不知所以怨沈子曰夫怨
生于私忘怨生于公私者公之反怨者德之反故

立公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立公法也書契所
以立公信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立公所以
忘私而怨斯忘矣

墨子為木為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
之巧至使木為能飛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輓者巧
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
致遠力多又于數歲今我為為三年成飛一日而
敗沈子曰墨子非不為巧也知于用大者逸而可
知于用小者勞而罔功故曰墨子巧為輓拙為

宋人有得王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者曰
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子以玉為寶我
以不寶若與我是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有饋魚
於鄭子者鄭子不受或謂鄭子曰子嗜魚何故不
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
不受得祿終身食魚夫以不受魚為得祿以得玉
為喪寶是知貪者之為利也而不知其不勝其害
也知不貪者之無所益也而不知其不勝其益也
故曰螳螂之穢飽不如寒蟬之潔飢

楚有賈人偕其侶十人馬同之市門其九人者容

貌服色俱相若也若為不知也而過之其一人者
貌偉而服麗又脩然其長市門之人群起而視之
將自頂至踵皆而咲之曰某也妍某也醜一不少
貸是非預有愛憎也習熟者弗較創見者駭觀人
情則然也語不云乎冶容者侮之招麗服者盜之
招多才能者忌之招

勾章之野人駭其藩以草聞喑喑之聲發之而得
雉則又駭之冀其重獲也明日往聆焉喑喑之聲
如物發之而得蛇傷其手以斃沈子曰即小可以
觀大事之出于倖者可以偶一為之不可以為恃

恃其倖而冀其再未有不禍且敗者故曰無故之獲君子耻之

韓子曰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何得以富戰之為事也危而民為之者何得以貴今俗文學習談論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何為乎弗學哉夫有所禁而不學曰非我也人也人固信之矣無所禁而自不學輒號于人曰天也非我也人其謂何

南越有二僧無良日未晡行山中遇一婦容頗冶欲行所欲婦性烈矢言自將顧置婦于積中封識

之自匿傍谷若將待焉適遇獵父啓視之乃婦人也恠問其故婦人具以告獵者乃以熊易之封識如初婦乃逸去及暮二僧至不知其為熊也發而視之竟為熊所噬嗟乎二僧行淫極茲不殺自以為得計不知天乃假手于獵而啖之熊巧于中人者祇以自中而天之報之足稱其施好還之理豈

食魚問侍者曰美乎曰美弘度曰汝不食安知其為美皆杖為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

弘度寧茹三斗艾不逢屈突蓋甚言苛也沈子曰
苛安從生生于忍食魚民所不廢者預知魚味非
所罪也而遽杖之杖之已過矣而又及其類焉忍
矣乎故曰苛政猛于虎也

西郭子偶失火曰非火之罪也所自災也不敢不
懲矣三日不熟食齊人騎而墮曰非我之罪也馬
敗之也遂終身不御馬夫懲生于警固也然有所
懲而矯之過與無所警而至于敗其病一也故君
子之于事不可抑也不可矯也惟其稱而已不然
懲美而吹整因噎而廢食無乃過矣乎

聞之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踰堦而行今子之
足獨柰何蛇曰子不見夫唾者乎噴者如珠
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夫一足者大機
而不知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
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行易而吾安
用足哉夫貪生于不足也惟其自足也則無不足
施物者無愛憎受施者無恩怨故夔憐蛇蛇憐蛇
蛇憐風蛇萬足亦足夔一足亦足蛇無足亦足此
雖其小可以喻大

余嘗聞之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

必盛卒徒而後敢行至其几席燕笑之間恬然中
于禍的而莫之或戒可畏哉夫人情有所警而後
畏心生焉有所玩而後忽心生焉故禍不生于畏
而生于忽瞿唐灑瀨未必能覆人之舟而平津淺
渠往往而沒非險夷無所憑也畏不畏之間騶
楚人有醉者墜馬既醒問之曰乘亦弗知墜亦弗
知疾痛弗知既醒而始知其為乘也為墜也為疾
痛也沈子曰既醉而乘亦弗知墜亦弗知疾痛弗
知既醒而知其為乘也為墜也為疾痛也是非骨
節與人殊也其神全也惟其神全恐懼不入其曾

逆物而不懼犯害而不傷嗟乎得全于酒而猶若
是况得全于天平得全于天將入水不濡入火不
焦所謂至人者其幾矣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素往見孟嘗君
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
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
赴馬乎投石而趨雖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且已
老矣何暇用哉噫將使我出正亂而當諸侯乎決
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遂
巡避席而有愧色沈子曰甚哉人情喜新進而厭

老成亦既辟矣蓋新進者樂乎更事老成者審于用謀更事之易故躁而罔功用謀之審故要而多獲不然洛陽年少之賈生未足以輔漢而厚重少文之周勃竟賴以安劉此何為耶書云人惟謀屠龍子走馬而治廐人曰晚矣屠龍子曰折肱而學醫未晚也昔武子囚于楚而朝晉孫子則是而威齊伍子胥出奔而覆楚范雎折脇拉齒而相秦此四人者方囚垢殘形出奔逃亡之時豈自知取聲華寵冠當時而澤流後世哉蓋授之以順者天將誘其衷而降之罰未可知惟其愁思抑鬱困頓

無聊未必非天老其才而留以有待也語曰遭一蹶者長一知不其然乎

余嘗見吳門有二人操舟者其一入者挾江湖之術揚舲拂纜振策而前自以為乘風順流可瞬息千里其一人者居常守拙不及戒途靡靡然稍却却且後若莫或追之不啻前舟適有天阻或十里一息焉或百里一息焉又不百里需於泥途篙師且告困矣彼一人者方徐徐以行擊空泝流鳴聲上下無所於壑道且及及且先之矣我是以知宦猶江湖也其行其止皆舟也方其行也弗即行若

或尼之及其止也弗終止若或挽之無乃有尸乎其柄者在謂時命非耶語曰舟行江湖不為莫乘而休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止

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於是民人率短褐不裳以便涉游短袂攘拳以便刺擊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鞍其習有所適也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為枳鸛鶴不過濟貉不渡汶其性固有因也故習有所適君子不抗其所不有性有所因君子不强其所無語不云乎善游者

溺善騎者墮以其所為反其所性禍斯及矣

余嘗讀韓詩外傳至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哭甚哀問之婦人曰向刈菽新亡吾簪是以哀也非傷簪也沈子曰婦人之哀也豈緣于物哉緣情以生愛緣愛以生哀斜谷之鈴溺安者思之思在人不在鈴也隣人之笛懷舊者感之感在人不在笛也

南粵之人日啖海錯不知其甘反思海外之煎醃西秦之人日御狐裘不知其溫顧思蜀川之文錦非近不逮遠也蓋近者蔽于見遠者眩于聞蔽于

見者交于耳目而不覺眩。聞者切于外慕而固真故世輩之見信明曰所見不如所聞符堅問三秦豪傑至王猛日在左右而不之識人情貴耳而賤目也類如此

漢蘇武年老于前坐事死上聞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烏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沈子曰先王于華夷之辯嚴矣然節義如子卿不可使之無後也別生分類于人道為大故君子徇古而不泥反經

而不傷善乎二泉公之言曰子卿之子父華而母夷也蔡琰之子父夷而母華也罪莫大于無後故子卿之子可歸也禮莫大于正本故蔡琰之子不可歸也無亦當有辯乎

鄭子叔遊冠于野野人美藿以食之甘歸而思焉採而茹之弗甘矣沈子曰是豈藿之味異乎人情而已人情每思于患難多事之日恒忘于安樂無事之時多事則憂憂則懼不得不思無事則樂樂則玩玩且忘之矣昔者楚昭王出奔而亡其履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不忘其相從患難之中也鮑

叔謂桓公曰公無忘其出而在莒也在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在甯子無忘其飯牛于車下也此皆思困隘之時言發于情不自已也然則近世有富而易交貴遺其族者亦獨何哉

管仲隰朋伐孤竹迷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得水嗟乎人固有能有不能物亦有能有不能善用之者不以人之所能而掩物不以物之所能而廢技以管仲隰朋之知術師物而用焉况

不為管仲隰朋者乎

南郭老人出糶樊之間遇野人擊鹿而至之者問之曰是為由鹿由此鹿以誘群鹿群鹿至由鹿輒鳴嗥躑躅不飲食者累日余聞而喟然曰可以人而不如鹿乎夫鹿物為爾一傷其類至嗚嗥躑躅不忍飲食者累日今夫賣友以取媚于人至及覆相幻操計百出自以為得計不惟不之悲而又助之下石者夫豈少也噫寧不見管子由鹿耶趙人有遠為客者其妻私入其夫且歸其私者其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待之矣後二日

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在藥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夫事莫難于兩全術莫要于應變用術非經也有時用焉而事賴以兩全不害其為善用况婦人所為人情固已難之矣故君子不廢

燕昭王禮賢郭隗子曰誦已而事之北面而受之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怠先問而後嘿則十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憑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厥後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响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

沈子曰物以氣感士以類應我惟貴士天下之不肖者遠矣我惟賤士天下之賢者遠矣故曰市駿而來千里之良不殺胎夭而致麒麟之至

衛人逆新婦婦上車問駿馬誰為御曰借之新婦借口掛驂無管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白將徙之牖下妨往來者至人咲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于咲者早晚之時失也沈子咲曰易之於時詳矣其言之也先時而言其失也躁後時而言其失也隱蓋其慎於夫何女婦未入壻門尚未廟見猶處女也遽為人論短

長作婦家女耶是非言之弗良也其失之躁矣庸免夫人之咲乎

楚人有賣卜于邛楚之區者其隣之商室于楚人之地且十歲矣楚之貝組羽毛齒革盡輸之歲貨日以豐即楚善祖莫究其際楚人僦其廡下居之日累其直三年得百金焉夜夢入其家父呼之休毋飲食之寤而泣焉且告之商索金接浙而戒途商曰噫吾一年而夢是者三二年而殺一鳥三年而又殺一鳥今則無矣以其僮索千金償之既至而二室之觀尚無恙賀而來者屢滿戶外而商之

室且咎覆蔓刺聞有泣者矣過東家之叟而問之叟曰商胡為乎不偕汝來曰根盤厚病于遷楚人以其事告沈子沈子曰豈惟商哉仕亦有之士大夫以官為家孜孜日望遷秩超大拜至故鄉桑梓不復記臆而山中故舊併其姓名而忘之矣又何其沉湎弗悟也

吳有三人者賣藥于東郭之門其一好施不要其直告病者輒與無問識不識無不滿意去其一務取必于直計其直之寡而以我之良不良應之其一不取必于直惟取必于我能神鬼變幻操弄

百出低使之昂賤使之貴而人亦惟我之聽乃今
取必于我者富益不貲取必于直者家亦富然可
以富可以貧至不要其直者家日落旦食而昏不
足此造物有不可曉者所謂人道遠天道邇非耶
子膏氏有負郭之田千頃厚居以謀其子自多其
財子華氏位高而寵威聲華赫奕自多其官子適
氏過而鄙焉曰余居蓬蒿衣鷄結山南水北無不
適也無不適也孰與輕世而肆志焉三子不能平
以問坐忘氏坐忘氏曰嗟乎適心者忘道適道者
忘心誠有得焉子膏將無所施其財子華亦無所

用其顯矣而子焉用輕世肆志為二子大慙子適
氏亦爽然自失矣

昔越王問于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
君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
民莫救火乃下令曰人救火而死者比敵死之賞
勝火而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
彼濡衣趨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沈子曰賞言
厚而莫敢不勸罰言嚴而莫敢不畏然不能必于
勸且畏者非令之難也信不行也大夫種以火為
政而示之信左右救火者皆三千人觀火可以例

推矣故曰法以行令信以成法

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遶梁三日不絕方古以其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休忘向之悲也嗟乎哭以飭哀也歌以飭喜也謳歌一工技之能歸娥一婦人爾一婦善哭而里中莫敢不哀一婦善歌而里中莫敢不喜則夫出于歌哭之外天下有感而化者其可禦哉

鄭人好是已惡聞人言少而學農田于海濱原則藝稼隰則藝黍或謂之曰種違其土失所性矣其何能獲弗聽秋乃不穀既又學為賈貨惟取必于已或又謂之曰善賈者與時低昂利必歸之又弗聽肆日中如宵過莫有問之者又棄去為兵時時揣摩張兩拳搏格為狀勢學期年以為盡得孫吳兵法矣或又謂之曰兵難遙度不可臆也又弗聽寇至果不利蒙耻而歸乃仰天摧心而嘆曰幾誤矣幾誤矣而今而後不敢不悔也君子曰三告不從悔何及乎

齊有疑人竊屨者語諸人曰吾視其容矣動止竊也言咲竊也自頂至踵舉皆竊屨之容及屨而之他獲焉又語諸人曰吾視其容矣動止似非竊也言咲似非竊也自頂至踵舉皆非竊屨之容沈子聞而咲曰人一也始之疑無所往而不為竊終之釋無所往而為竊事雖其小可以觀大

吳有善賈者陸氏貲富甲于江左一時籌策皆出其門有沈萬三秀蓋為之客且代之經理日以不貲陸且老因咲曰積而不散以釀禍也書出所有與秀秀弗悟陸乃易姓名棄為黃冠絕口不道利

事築室陳湖之上居焉探討清淨覽觀大化灑如也竟以壽終秀坐是沒其家至無遺類沈子聞而嘆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積而弗施是囊篋存也陸避財以逃禍秀溺賄以亡家其昏哲較然明矣

昔禽子問于墨子曰多言有益乎對曰蝦蟇日夜鳴口乾焉人不聽之鶴嘗時夜鳴然一鳴而天下振動多言何益乎沈子曰是非聽有輕重也言有貴賤也人惟其重也雖片言而莫敢不欽人惟其輕也雖累言而不以為意故言一也交淺而言深

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

齊景公時雨雪三日公披狐白之裘晏子入公曰
惟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者飽而知人
饑温而知人寒公曰喜出裘散以與饑寒者夫上
下之形睽其情一也憂樂之情睽其體一也故毛
髮骨爪皆與吾體一有感觸傷且隱焉民則饑而
吾則飽民則寒而吾則温是外吾身而視之矣恐
乎哉故曰視民如傷

子質仕魏獲罪而北遊謂簡主曰吾所樹之士堂
上之士半國之大夫半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

士惡我于君國之士危我于法邊境之人劫我矣
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得蔭其下秋得食其實樹
蕪蕪夏不得採其葉秋得其刺焉今子所樹非其
人也沈子曰甚哉樹士甚於樹木也樹得其人民
胥安矣樹失其人民胥戕矣桃李不之間顧惟蕪
藜之滋且培焉豈惟失蔭而亡實且蒙其刺矣可
畏哉

晉鄭之間有躁人焉射不中則碎其鵠亦不勝則
齧其子人曰是非鵠與子之罪盍反而思之乎弗
喻卒病躁而死夫射準于鵠鵠之不中非鵠也射

之者我也子輔乎弈弈之不中非子也用之者我也
也不曰弈之無法角之無筭而曰鵠與子之罪也
遽碎而齧之其見不亦左手

晏子之晉見披裘負芻息于途者以為君子也使
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吾名曰越
石甫晏子曰嘻遽解左騾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
不辭而入越石甫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安
未得交也今免子于患吾于子猶未可耶石甫曰
吾聞君子屈于不知已而伸乎知已吾是以請絕
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容

之意而無棄乎越石甫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
子遂以為上客沈子曰食馬之恩必報羊羹之怨
不忘人情大較然也石甫以羈窮旅困之時而晏
子能免於患將終身德之矣顧以小嫌而遽請絕
焉無乃責人無已耶

昔鄒忌脩八尺而形貌映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
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
能及君也徐公齊之美麗者忌不自信而後問其
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
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

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為不如
窺鏡而自視又弗如暮寐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
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
求于我也甚哉謏言生于有為也夫言出於有為
則非其情矣固當索其非道故曰有言逆于汝志
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不然相率
而譽鄉忌者將無已也

梁常有疑獄群臣半以為罪梁王亦疑乃問陶朱
公陶朱公曰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
相如也其澤又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

百金王曰徑色與澤相如也

者千金一者五百

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正
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吾是以知梁善
斯獄矣夫赦德令也主于生人而殺人之道存焉
刑威令也主于殺人而生人之道存焉斷刑法死
而求其生不可得已疑則緩生而置之死不忍為
已故曰君子以議獄緩刑

余嘗論陶彭澤杜少陵古今所謂詩人夫豪士詩
者往往挾才自放若不似問門外事而一公則有
大不然者採菊東籬揮杯勸影彭澤未嘗一日不

樂也而平陸成江即一飯不少置步屨春風泥飭
田父少陵亦未嘗一日不樂也而眉橫萬國即夢
寐在焉蓋君子之樂也不以憂廢其憂也不以樂
亡固有並行不廢者故顏之陋巷憂而樂也尹之
耕莘樂而憂也

胡澹庵見楊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時不離案
三十年然于道却進張叔姪謫橫浦寓寶界寺每
日昧爽輒抱書立窓下就明而讀者十四年夫龜
山自是少年事叔姪年就衰矣而猶孳孳不怠不
亦難乎蓋嘗聞之少而好學猶日之始出也壯而

好學猶日之當午也晚而好學猶秉燭而視之明
猶在矣不猶愈于昧乎故曰學猶殖也不學將落
在禮云云

荆南有九人行遇雨入山憩于巖洞俄而虎躍于
前怒目視之衆恐計無所出中有一愚者性任質
無他腸其八人者皆識以虎不待人終不去因訟
愚者曰汝出走我輩尾其後從而掩殺之無患矣
愚者徘徊未決虎伺久愈怒八人益恐併力擠一
人出虎爪而啣之將噬洞圯且壓虎懼奔走八人
皆斃愚者逸而得生嗟乎人道遠天道邇豈不信

執顛沛危急之時衆傾寡知侮愚將以中人祇以自中而皆不免于死世之用奸謀以弄人者抑何利哉

余吏明之年適倭夷入 貢克使者俱如京師餘從人館于明時以癸未之變方欲往輒人言洵洵若朝不謀夕即士大夫家相率外徙以為民望惶一日校士戒門者毋納客忽聞鳴鼓甚急啓而詰之乃報夷自營口人從京師來云貢者俱被誅餘從人皆恐若將有他意余咲曰有是哉即以檄諭之曰入貢者若等來王之 義懷柔者 國家撫夷

之仁豈有劾義而被誅者乎必訛傳也檄出而衆皆帖服又一日晨出方坐見夷人不待號召踉蹌奔潰而入怒目髮指勃然厲形于色微見譯者在古栢樹下與之碎語問之曰欲索往年沒官錢憲司不允故特來與公爭爾余乃正色而諭徐徐陳說理道曰汝家有汝家之法我 朝自有我 朝之法汝往年犯順錢已沒官矣豈有復還之理此必譯者給汝汝無為其所誑譯者計窮復與碎語刺刺不休竟魚貫而出又一日送客江亭方坐定報者衣袒面赤言甚卒遽曰夷人羣聚于市喃喃

偶語日出而聚日中不散意欲何為余咲曰既來也烏保其不聚既聚也烏知其不散何勞爾遠來耶乃杖之于庭歡飲如常夜歸過市寂無人矣嗟乎一夷之來而告警者三余皆不為之動當其時稍為色變墮其術中矣昔人謂失聲于破釜却步于虺虺皆悲其失常度矣蓋其慎哉

余嘗讀仇泰然傳未嘗不掩卷而嘆曰仇真廉吏矣余其與有愧焉泰然守四明與一慎官甚相善一日問及君家日用幾何曰早具少肉晚啜菜根驚曰某為守居常不敢食肉而君侈靡若此耶

日見疎余後公而來待罪茲土三歲矣謂食菜羹固不敢欺然猶終不免于食肉吾愧爾愧爾夫醉醲飽鮮昏神之資菜羹淡薄養心之助豈惟口體所係而奢儉貪廉胥此烏出矣余于是有感沈子愷語云以勢交者勢盡而交亦盡以利交者利窮而交亦窮誠然乎哉世之士朝斥官夕已散去不暇顧平居握手燈下薦核竹觴廢歌射壺矢道密意為慙慙開口咲相語與駢如也日出事生噪舌不敢出聲或助之排矣往往皆是故韓子曰炎而趨寒而棄世事其若此也

環溪集卷之十六終

環溪集卷之十七

雜著

太僕卿雲間沈愷舜臣著

常樞子一日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樞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是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其剛耶沈子曰齒剛而舌柔也謂剛則壽而柔則夭何齒之亡顧先于舌而舌之壽也乃悠于齒夫柔者弱而無競剛者堅而易折

西野子居於東海之鄉鄉人皆蓬樞土室而西野

子則華而居遂侈然自得以鄉之人莫已若也一日而之邑里見城郭雉堞井市塵肆佗佗然侈矣走而驚曰美哉邑乎鄉不如矣又一年而之郡國見城郭雉堞井市塵肆翼翼然比邑又侈觀矣又走而驚曰大哉郡乎邑不如矣又一年而之上都見宮闕宗廟之麗機衛與從之多文武百官之盛耳目應接不暇又愕然走而驚曰巍巍乎大都天下之望也郡邑不如矣于是歛然自小終身不敢侈言其鄉沈子聞而喟然曰見都而小其郡見郡而小其邑所見彌大自視彌小今夫稍有才能而

遊歷天下者其去而野乎也有幾

楚子反攻秦軍絕糧使人請于王因問其毋母問使者曰士卒無恙乎使者曰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黍黍菜子反破秦軍而歸毋閉門不納使數之曰子聞越王勾踐之伐吳耶嘗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上流使士卒飲下流味不加味而卒戰自五也異日又有獻一壘者王又使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道也而越自十也今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黍何也沈子愷聞而嘆曰賢哉母也其能知

軍士之心矣軍士固强悍難禦上能體而懷之以恩未有不得其死力者故苟得其心投醪可醉也握粟不踰隘亦可飽也其不然子反雖勝猶敗也毋氏閉門不納也有以哉

漢蔡邕去陳留其隣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客有彈琴者邕至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也遂反將命者走主人遠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將去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惟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非殺心而形于聲音者乎邕笑曰

此足以當之沈子曰昔人有言舜一部韶樂在蟲鳴股躍中故感不在物而在聲聲不在樂而在心捕蟬一念之烈事雖未形而樂不成聲况有大于捕蟬者乎

古人有言曰為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為之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故彈痊者痛飲藥者苦為苦憊之故不彈痊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大都政主于仁仁主于愛有時而不用其愛者非不用仁也在去其擾愛者爾擾愛者去而仁斯溥矣故彈痊者痛短而快長飲藥者苦短而

樂長愛身與愛民一也

昔顏觸辭祿齊宣王問曰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大
牢出必乘車子衣服麗都何以辭為曰夫玉生于
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于鄙
野推選則祿焉非不道遂也然而形神不全燭願
得飽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
正以自娛余嘗因是而有感焉士而未出則藜藿
藿食徒步衣褐其真也一旦攝尺寸之柄以有為
乃華裾美服鼎食高車肆然而忘其初則朴散而
真漓矣及其既返而復則藜藿徒步衣褐固在也

曰吾歸吾真爾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于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
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焉請以
送于子賤曰釣道柰何晝曰夫投綸措餌迎而吸
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
不食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于是
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賤曰其車驅
之車驅之夫陽晝所謂陽橋者至矣于是請其耆
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沈子曰今夫天下士招之
不至者其魴也不招而輒至者其陽橋也魴固自

重其身而陽橋則不待招矣是固陽畫之所不釣而予賤其車驅之矣

余嘗聞之黃雀利于螳螂而不知操弓者已睥睨于左右此大制小之說也自吾得所聞乃今猶以為不盡然者夫蛇之恣啖群蛙自以莫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蜈蚣之能斃蛇亦以為莫已敵矣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軀夫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小于蛇矣而顧能制蛇蜘蛛小于蜈蚣矣而蜈蚣反為所制物豈以大小為強弱哉世有恃強大而凌弱小者亦可以自省矣

余嘗聞之騰猿居桂林之上從容遊遊而往來龍興而鳥集當此之時雖羿蒙不得正目而視及其棲之枳棘恐懼而悼懼危視而跣行衆人皆得意焉非材有加損也勢不便也我是以知天之生材無完質人之自負無全能尺有所長寸有所短是故謀于野則獲而弗利于邑為趙孟老則優而難為大夫天固限之矣

昔漢長安厩吏乘駟馬車來迎朱買臣遂使乘傳入吳峇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大夫到官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縊死

買臣為之令葬沈子曰葬出妻豈禮也哉買臣之
妻去而未嫁義可絕也亦可復也今既嫁有夫矣
則義絕矣其視後夫猶之仇也置而不問可也而
又葬之是教天下以失節也不可以為訓

韓晉公為浙西觀察使吳顧况為判官時有乳母
犯法公欲殺之闔宅莫敢言密囑况救之况乃詣
公所問何故公曰天下皆知某守法豈伊乳母先
犯也况對曰三歲兒亦知公法今柰何宅人而違
法然公幼年時讀書早起夜卧看視即要乳母今
年長為公相侯伯乳母焉用哉誠宜殺之也公悲

悟遽舍之余因是而有感焉耕牛壯食其力老而
棄之人情猶以為不忍况乳母瀕之以生且長者
非直食其力而已而忍殺之乎即罹于法以恩掩
之可也例之他人以義斷恩則過矣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
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
單父亦治沈子曰子賤之治專于任人巫馬之
治專于任己故善為吏者後人非後于人也後人
者後于己人者勞逸則易治勞則罔功此子賤加
人一等矣

黔婁死其妻哭之哀魯子往而吊之見其貧甚歛
不蓋形覆足則手露覆手則足露魯子謂之曰斜
而歛之有餘矣其妻曰與其斜而有餘不若正而
不足魯子有慙色曰是真黔婁之妻矣沈子曰黔
婁之妻一婦人也而其邪正有餘不足之辯朗朗
可念誠與大賢君子相問答而不詭于正義不賢
矣乎

齊有婦人扶襯而哭之過東郭門若往若返哭不
成聲齊大夫見而問其故曰吾有夫喪也曰婦哭
夫哀子哭而不哀非也啓而視之皆盜尸也客問

大夫曰何以知之曰強怒者雖嚴不成強親者雖
笑不和強哭者雖悲不哀我是以知之沈子曰甚
哉事所以貴真也是故事親以適為真不論其養
矣飲酒以樂為真不選其具矣處喪以來為真不
問其禮矣故飾外者以諧俗也真者所受于天也
是故君子請飾而不飾居真而無偽

有英人適道于者居東海之墟終日無戚容若知
也客有過而問之者曰人皆有憂子獨無憂乎適
道子曰自余處世自中亦已多矣吾何憂天地如
此其大也造物如此其不齊也吾不為異類幸而

為人一幸也不為婦人得為男子二幸也不瞽蒙
不聾聵有陰戴陽得全而形三幸也不生于夷而
生于華而又樂居江南四幸也非冥頑不靈又稍
稍明慧知有美惡妍媸五幸也不混于山樵野牧
居然列而為士六幸也不白首經生得脫泥塗以
出七幸也遭遇盛時履文陛之右得事我

明天子八幸也不偃蹇雌伏得從子大夫後九幸
也不疾病夭沒又假之以年而康而得十幸也夫
人情自歎則無足自幸則無不足無足者由後觀
前也無不足者由前觀後也由後觀前者尚貴我

也猶有高我貴我者在我何能是由前觀後者貧
賤我也猶有貧于我賤于我者在我何不足夫人
常操夫觀後之心而去其觀前之心則天下無可
憂之事而未始有不豫之心焉往而不自適故曰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客聞而唯唯

粵人有學致光三年得其術于是壇其室之北隅
以集鬼魅至而多無以食則相帥以為妖鳥獸以
山藪為家而秦養于樊籠之中者非其性也而卒
能馴之者使其得所欲而弗違也語曰道致賢淵
致魚致獸信哉故吾致物者各以其所好致之

則天下無不可致者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路饑而泣過綺邑乞食封人
晚餐之因竊謂仲曰若用齊將何報我仲曰如子
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
人怨之司馬史記韓信始為布衣從人寄食飲人
多厭之者嘗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餓飯
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
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
報耶信後為楚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夫施人
者不求報常如漂母不望報如封人受人施者不忘

報常如韓信不當如管仲沈子曰君子愛人以德
小人愛人以姑息管仲謂封人我所以報子其言
似出于慈然不詭于正義不害其德正法陰謂漂
母吾必以重報汝情同厚至夫必不流于姑息亦
淺哉乎其自戾也君子必有德於人者

漢陽太守區崇曰郡教授任宗不與言但以薤一
大水一盞置於腹前自抱薤水於戶下衆曰水
何也宗曰清也拔大薤上水也宗也抱薤當戶
後宗聞門恒狺也歎息而還宗任職果能抑強扶
弱以忠政待人魏郡太守陳蕃嘗謂郡民尹方

披頭以水洗盤抱小兒出更無餘語異曰披頭者
 欲我治民如理髮也洗盤者欲我清如水也抱小
 兒者欲使我愛民如赤子也因遂行其志焉嘗聞
 直諫君畏之諷諫君愛之此孔子所以取諷諫而
 不取直諫其意固已遠矣若二公者可謂善悟
 韓康嘗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
 年有女子從康買藥守藥價不後女子怒曰公是
 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女
 子皆知我遂為使姓名不欲人知
 噫此康之計也在隱以不然指終南為捷徑以

北山為移文者何限亦可以愧矣

諸為瑾才畧不及弟孔明而德信尤純妻死不
 改娶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如此沈子曰異哉
 所聞也大夫禮無再娶瑾之不娶古人皆然愛妾
 生子之不舉何居置妾所以廣嗣也有所生而可
 無舉乎瑾惡夫多子即其母有所愛今不忍離其
 所生絕其色欲而滅天性悖亂莫甚焉以此為篤慎
 其可謂乎失之矣

羊祜歷職二朝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
 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大遺祜曰君

臣不密之戒吾惟懼其不及不能差言取異豈得不愧且拜爵公朝謝恩私室不取姑女天寧勸祐有所營置必有歸祐然不慮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臣樹私則討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議沈子曰權門之良公門之靈也蓋恩怨不兩立恩歸于下則怨歸于上矣人臣事君而使怨歸于上忠不忠也抑可以深長思矣此羊祐之見加人數等矣

繼羊祐而鎮襄陽者杜預預志效祐而尤好為後世名每刻石紀其勲績必為二碑一沉高山之下

一立峴山之上曰為如此後不為陵谷乎今去祐預已千載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不可知而遺漢之碑推聞叔子廟前之石預之所沉與所立者其誰求之嗟乎名者實之賓也非實之務而徒飭華標抑何益矣亦可為好名者之戒

梁趙之亂首執張華張華曰式乾之議諫事具存可復按也收者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已而收及石崇崇曰奴輩利吾家財爾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子散之崇不能答于是並被害嗟乎華之所處危地也崇之所存怨府也而屈于他人

之所詰者何當苟者迷旁觀者清也

陶侃為荊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張詠為崇陽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惜耶嘗而遣之沈子曰鞭不田者將以教人田管不圃者將以教人圃此雖其小可以喻大

淮陰節婦婦年少有姿事姑甚謹夫為商與里人共游然其結納其里人悅婦之美因同江行會旁

無人即排其夫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此當為証既溺死里人陽為號慟制服如兄弟禮厚為棺斂其行索一毫不私至其家奉其母如已母姑以婦少里人未娶遂以婦歸之夫婦甚和睦至數生產一日大雨里人視庭中積水竊笑婦問故不言愈叩愈疑不已里人以婦相歡久且習又有數子待已必厚乃語之曰吾愛汝故害汝夫其死時指水泡為證今見水泡竟何能為此其所以笑也婦亦笑而已伺里人出即訴于官遂置之以法婦慟哭曰以吾之色而殺二夫亦何以生遂赴淮死嗟

乎婦人死則死矣然不死于前夫覆沒之時而死于後夫語泄之日死固非其所矣而況有不忍殺二夫之言是何言與婦人從一而終豈有一婦二夫而謂之貞且節乎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弗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聞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

士大相與聞矣嗟乎共患易共利難同舟遇風胥相懼也其勢不得不合利之所歸胥相好也其勢不得不合志供其先得之矣

西門豹為鄴令清克潔愆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飲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

納重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
子勉為寡人治之竟不受夫鄴令一也由前則守
職循理反以為罪由後則善事左右而職不暇舉
顧稱良馬是非淆而公論弛矣惡可以為訓

周都妻阿賢于婦道而都驕淫無禮都父謂阿曰
新婦當以道正夫都之不改新婦故也阿退謂左
右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用
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言而見用是為逆
父而從婦也罪在彼矣乃自殺嗟乎死生亦大矣
古之人不肯苟生亦不肯輕死而泰山鴻毛之辯

亦既有聞矣阿之死一以全父之命一以隱夫
之惡是非苟死者

魏侍中劉曄為明帝所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
皆曰不可曄入為帝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
曰不可領軍揚聲帝之親臣又重曄不可代之議
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請不可伐意後帝怪問曰
伐國之計也臣常恐夢寐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
人言之乎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
鄰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沈子曰易曰君不密
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故驚鳥將擊必匿其形劉擘之見得無此乎

唐李珣世居江陽業販買授以升斗任其自取不計時之貴賤往往得息僅十之一歲月既深衣食甚豐有宰相李珣出鎮淮南珣避姓名之嫌乃改名寬李珣下車後夢入一洞府見翔鸞舞鶴綵雲瑞霞樓閣連延石壁上金字列人姓名有李珣字長尺餘珣視之大喜有僊童出曰此華陽洞天姓名乃江陽部民非相公也珣覺驚令府城訪求同姓名者軍營里巷相推知寬舊名珣迎至靜室以夢告之敬事月餘問其平生所脩何術願以相授

寬言愚民不知所脩因具販糴以對珣再三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寬後百餘歲卒相傳為尸解云沈子曰蹈德履應夫豈虛也天道至公無論貴賤崇卑報稱其施若取券于左右手焉可誣也夫寬一鄙夫耳販糴一細事耳至于動天而履應人柰何不務德哉

程嬰以立趙氏後欲自殺下報宣孟公孫杵臼趙武啼泣同前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今不報焉不成遂自殺也或曰過弒嬰之自殺為死者有知也死者誠有知趙武後來之事宜無不知也而

竢我報乎死者無知也而我何報乎或曰嬰之為下報者欲以死自見其義耳欲以死見下宮之難非其不能故耳春秋謂趙武之事嬰杵共之今日事成嬰不忍獨生而食武報故耳知否非所計也嗟夫死生亦大矣古人不肯欠人一死如此其不苟安一日之生如此

戴逵善琴武陵王晞聞而召之逵于使前破其琴曰戴安道不能為王門伶人逵之自處如此亦可謂能自重矣若彌衡之于鼓閣木立之于畫陸鴻漸之于茶開之席無厚顏乎

魏鍾繇與韋等議用筆繇問蔡伯喈筆法誕不與乃自槌胸吐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令盜掘其墓遂得晉衛夫人見王羲之書流涕曰此子必誤吾名沈子曰忘物則適徇物則癖夫好一藝之微而至于殺人以逞此何益耶亦可以戒矣

誤神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魯史也所以使庸愚能止盜跖也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示衆人之不相謾也

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木於高山

之上則臨千仞之谿非材長也位高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金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

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與何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饑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以徒行故不二與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賈星曰助我賀獻伯之儉也

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孽挫其鋒鋷使之知其所亡之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威從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歟而不悟者天絕之也故曰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材

史之失自遷國始也記繁而誠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弁經而任傳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

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天下無用之體也管商言事而不及理是天下有無體之用也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

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
 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實愛其器任其用除其
 屈到嗜芟有疾召宗老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
 宗老將薦芟子木命去之君子似焉其道節宗元
 曰曲禮有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為
 道嗟乎桺子之言非正論也子木楚賢大夫也夫
 豈不知事死如事生之道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
 其情也赫赫楚國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
 憂其陋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子
 木其忍為之哉故曰治公可從而亂命不可從也

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
 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
 安之用謝玄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國以文安庾亮
 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而反危辱

趙襄子使魏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求
 謁之魏子方食而有憂色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
 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湏臾今趙氏之德
 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
 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
 以為亡也勝非其難也持之其難也沈子曰物之

順至者必以逆觀明者知之不肖者昧焉若襄子者其得于孔氏之訓乎

楚師圍莒莒城忘庚申莒潰楚遂入剽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險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詩曰雖有絲麻無棄管蒯雖有姬姜無弃憔悴凡有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也
豐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盜者均也化世無盜者順也今不務衣食而務無盜賊是止水不索源也不務化盜而務禁盜是縱焚而禁以不索原也
國有狂泉人飲之者並狂乃反謂國無狂者

其說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而飲之飲畢亦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沈子曰譬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矣夫既以不狂為狂烏知獨醒者不為醉清者不為濁而三閭大夫不為含抑抱陳秦虎狼之國燕太子丹所使荆軻乃欲為曹沫劫齊桓之事不可則因而刺殺之豈不謬哉昭王嘗仇齊矣樂毅嘗為燕用矣丹徒知効法先王之禮賢而軻非其人也函于期之首為使秦之資是燕仇未報而先為強秦報仇也軻之事成不足賢也

燕之患固在也矧事不成而累丹以不義至于覆墜燕之社稷馬遷傳刺客五人軻其至拙者

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而免之厚其心也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人毋病差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隣熟麥而進之文舉聞特賞之矜其事也觀過知仁非取其過也憐其孝焉爾矣

直躬之直也直也而孔子惡之仲子之庶庶也而孟子惡之以情而論則直一善也庶一善也以理而論可以無直不可以無父也可以無庶不可以無母也

孫叔敖甘寢而郢人投兵唐桑楚深居而隈壘大化王烈居大原盜賊易為庶澤陽城居晉鄙隣里薰為善長故曰渤海無盜非無盜也有警遠在盜自不敢潁川無家非無家也有黃霸在家自好

水以行而澤益廣方其未行易嘗無浸潤之功日以高而光益遠方其未高易嘗無明照之功

楚圍宋宋人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天方受楚未可與爭訟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汗山藪藏疾理喻臣取國君舍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

噫其亦得忍之義矣

楚伐鄭鄭伯內袒塗羊以逆曰其俘諸江南以實
海濱亦唯命其剪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左
右曰不可許也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
矣庸可幾乎乃許之平定乎忍之時義大矣鄭伯
內袒卒能作鄭留供納履約至興漢故曰有容德
乃大又曰忍克有濟

謝安嘗戒約子弟因曰躬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
仕從子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于庭階
耳此言非是父兄欲有佳子弟豈獨其私情然哉

蓋其責有在焉

聲莫聞山虎遊其間影莫映水蛟在其內君子立
身于市朝若之何而無畏

西京雜記長安有度虬頗善為賦嘗為清思賦時
人不貴虬乃託以相如作遂大重於世論衡云楊
子云作太玄經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有人曰若
生周世則為金匱矣遂名重于時

左思作三都賦既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甚愜
後示張華華曰此二京可三然君名未重於世宜
以示高名之士思乃請序皇甫謐謐見之嗟嘆遂

為作序于是先相訾者莫不歛衽遠讚世之貴耳
賤目自古多如此

宋張知白守毫毫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召
穆脩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脩求
載名于記脩投金庭下趣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
且曰吾寧糊口為旅人終不以匪人污吾文也
伍子胥以吳伐楚入郢求昭王不得掘平王墓鞭
其尸以讐報矣獨處宗國有未盡者昭王之出奔
也即人欲殺之而人欲救之子胥是時若復假圖
間方立公子勝而君其國謝去吳師楚囚其不既

定矣乎而秦兵何辭以加我子胥此舉死生以之
父兄之仇既報身可以去矣猶戀戀不忍舍而獨
鏤之劍其庸免乎

長安大昌里人有雙家欲殺之而無道劫其妻父
使娶其女父呼其女而告之婦念不聽則殺父不
幸聽之則殺夫不義欲以身當之應曰諾夜在樓
上許沐頭東首卧則是矣妾請開戶俟雙家至斷
髮持去視之乃其妻頭也雙痛為遂釋不殺其父
惜秦狄雍姬之事有不惜此

昔胡威之父質俱以清慎名世祖謂威之卿清孰

與父對曰臣清不如帝曰何以勝汝對曰臣父清
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戚之可謂善尊
其父而亦未嘗肯自汙也王羲之父子書法名世
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家尊獻之曰固當不同安
曰外人殊不爾獻之曰外人那得如此言嗟乎由
前則父子讓德由後則父子爭名所賢所不賢居
然見乎

火伏焚家家不罪火食過傷人人不罪食以其積
之於仁義無私害也

今夫嗜利者若狗之乞骨於堂下主人惡而鞭之
總總焉避去若懼而弗來矣少頃總總焉復來若
忘其所被鞭矣鞭且不已惺惺焉來且不已是非
不長主人也意在得骨也骨亡而念熄矣

楊欽其男子問欽讀詩至渭陽未耶欽便號泣舅
子亦對之歔歔情感所至不能自已如此嗟乎西
州之惡山陽之感物情固爾而况渭陽之情乎
夫人之治疾有非獨藥可為者而甘草能和諸藥
下國老之道為國老之道使人各效其才而並用
之則和若君子小人判乎其不相謀我是以知其
不能和也晏子曰和如和羹其得之矣

火已失而遇雨人雖喜之不足以為福酒已醉而增殺人雖厭之非所以為怨

毛玠典選舉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與朕不敢過度夫孟方則水方孟圓則水圓倡惟一人倡斯感感斯應是故上廉潔則下不污矣上忠信則下不欺矣上恭敬則下不慢矣

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

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墨子曰楚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楚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鼉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楚有長松文梓楸楓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與此同類也

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

星辰理鳥萬物育鳥故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
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
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
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商者五帝之
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
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
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
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余朝往市門市貨者之鳥往來攘攘爭相競也少
間則稀矣日晏則又稀矣及暮而往則寂無人矣
是非好朝而惡暮也利之所歸衆必趨鳥穢也
集鳥腥也蠅聚鳥穢盡而腥泯蠅與蠅散矣我是
以知利令人知昏每如此

王彥伯自言醫道行時列四五爐煮藥于庭老幼
塞門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既
飲而去翌日各持金帛來酬無不效者及後時退
身自多病察脉按方不能愈也今世人功名之會
大都類此

齧缺問于王倪王倪二問而三不知君子以為真
知北遊問於無為無為三問而三不答君子以為

真荅蓋望岱岳者敢于言山而登岱岳者未嘗言
望滄海者敢于言海而涉滄海者未嘗言何者不
知者不能言而知之者不容言不容言者乃天下
之至言

昔張子孝矜嚴好禮雖遇妻子若嚴君焉人或謂
之詐子孝曰我則誠詐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
善乎先儒謂三代而下惟恐人不好名者意蓋如
此

古之人敢于侮人之國未嘗侮其國之人人亦自
重其國而能不使人之侮故曰虎豹在山獵者不

敢而兇蛟龍在淵漁者不敢俯而視故曰草木
在魏而鄰國寢兵相如在趙而強秦定壁

宋趙普凡有投利害文字皆置囊中滿則焚於通
衢李沆在相位常言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
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朝廷防制纖悉備具
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

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蔡均之為弟也象則封
之在管蔡則誅之此其故何也蓋管蔡以武庚叛
是周之叛臣也周之叛臣是得罪于天下謂固不
得不誅叛臣而謂周公之誅其兄可乎即周公宥

之天下不殺之耶象不成於家而非得罪于人人
宥之可也親愛之而已矣故曰門內之政志於義
門外之政義斷恩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
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
乎昭侯曰可對曰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
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成水則人孰
注漿哉今為人主而漏群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
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為其漏也昭侯曰然昭
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

嘗不徇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

今夫巧宦鑽利者若碩鼠然昏夜竊食於燈下惴
惴焉且謂其無知人知一聞疾呼急走之聲則
無完魄矣此無他長生于貪心苟無貪白豈見人
吾往矣何至晝匿夜見哉今之仕而鑽利者大都
類此

叔向得罪于晉祁奚救之而出范滂得罪于漢霍
詡救之而出然叔向不見祁奚范滂不謝霍詡豈
自處其薄乎嘗聞之以禮自處者必以禮處人祁
奚之救叔向以為晉也非以為向也霍詡之救滂

以為漢也非以為滂也若見且謝焉則是為國也而顧以為私也豈奚與譖之心乎故曰君子愛人以禮

今夫齊人燕會召客其初觴酒豆肉主必先客獻酬交錯無所不用其恭久之禮成客可以去矣猶未之去主人意稍怠口雖不言而目眈之間已非賓之初筵時矣客率性興頽豪呼觴浮白飲且無笑主人至是雖不言而色辭下上多勉以周旋要非其衷也客猶不之悟與在堂上則逸坐傾圮而醜態稍稍見矣

去而左右僮僕多厭苦之卒有引裾扶之而去者矣嗟乎為客而至使人扶之以去則何利于賓筵哉今之物情宛若見也抑亦可以自悟矣

唐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初下車問治民鷄子一錢幾何曰直之三乃遺十千錢令頽萬穎曰吾且未索且托雞毋抱之遂成三萬頭鷄經數月長育市一鷄至三十文未及朞成九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一錢五莖又取十千付之市五萬莖又謂吾亦索且林中卷之至秋成竹一莖十錢遂至五十萬其貪猥不道皆此類嗟乎多而不可滿者

欲也欲故貪貪故縱此其人自有宇宙以來不多見言之污口舌書之污簡冊使臯陶復生置之上刑矣

南梁言盼父任原鄉令為奸吏所誣罪當大辟盼年十五乞代父命高祖勅廷尉蔡法度取其疑實盼詞不移初見日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大械更著小者盼弗聽曰死罪之囚豈可減乎法度具以聞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欲于歲首舉克純孝盼曰異哉王尹何量盼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盼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

如之固拒而止嗟乎盼也一孺子耳為其父烈烈死爭其理直其詞正顧不詭于正義而回視世之直躬而行者亦可以愧死矣

王安國為西京教授官滿至京師神宗問其兄安石秉政物議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悅安國嘗諫兄天下洶洶不樂新法恐為家禍安石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家滅門矣安石豈志聚斂者新法之弊如此從古聚斂之臣不獨得罪名教而人怨神怒鮮不自禍漢桑弘羊唐劉晏而下歷歷可驗安國之哭情得已乎

韋貫之為長安令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願識之而進於上孫抃薦唐介吳中復為侍御史或以為公未嘗與之相識抃豈求識而臺官夫貫之薦人必欲人識而抃則不求人知大都薦賢以為國也薦而使人知是植黨私也非公也抃過于貫之亦既多矣

栢公出遊見亡國郭氏之墟而問于野人野人曰郭氏善善而惡惡公曰人之美行也其為墟何也野人曰郭氏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子路問孔子治國之道子曰在於尊賢而

賤不肖子路曰何謂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子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也鉞欲無亡得乎

晉書翟莊少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去故先節其甚者夫貪餌吞鈎豈我哉時人以五名言物之貪者可以觀夫貪以死餌士貪以死

名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

謂近人也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
矜貴何羨名不與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
謂順民也。

環溪集卷之十八

環溪集卷之十八

太僕卿雲間沈愷舜臣著

詩話

蘇子卿詩如海上無人之境而人忽生鳥樹準標
的三百篇後一人而已

陳思王詩如黃鍾在懸大扣之大應小扣之小應
隨取隨足無尺藏也

謝靈運詩如筆底丹青綠景成象雖落點綴然似
寫物情化機活潑也

陸平原詩如華綺文錦絲理秩然而語艷辭工終

雜割米

阮步兵詩如春蘭秋蓉天產自然不似剪綵肖形者玩便應出

陶彭澤詩如太羨玄酒純然古意然不離元始直造玄樂矣

陳拾遺詩如萬花中行得見蒼松翠柏敦本刊華令人爽然自失

鮑參軍詩如天濶雲空寒梅墮月而一種清芳意味自別

李翰林詩如神仙得道而一言一字宛若天造雖

昔珠璣也

出曲江詩如雲行水流一無留迹而直舉骨臆雅自全作也

崔司勳詩如得之於騷黃牝牝之外以意不以象以神不以色庶乎玄解矣

杜工部詩如瓊林武庫無物不有蓋宇宙內事宜淺於畫古今絕倡也

常建詩如空潭見月即之若有據之若無雖不離色相而亦不着色相

王右丞詩如出水芙蓉不雕而飭天然雅澹銷盡

鉛華矣

孟襄陽詩如竹林寺僧塵紛不到而齋心滌慮雅稱幽致也

岑嘉州詩如江天初曉清思逼人然變態神奇使人影影莫測

高常侍詩如五陵豪傑俠氣翩翩然放浪形骸傲倪物化也

王少伯詩如花明紫禁月麗丹霄然因物有造筆補化工也

卽拾遺詩如汎瀟湘雅澹淒清初玩可觀愈玩愈

可觀

常蘇州詩如商彝周鼎質任自然而言言字字刻畫難尋

柳柳州詩如欬行就清涼館雖六月臨之而冰雪凜然照人也

或負外詩如清商奏雅倏隱倏見而淵微沉邃自有餘思

皇甫茂叔詩如山陰道中而清泉白石脩竹茂林動足賞譽真奇觀也

去海更詩如披沙見金雖費心力出以示人徃徃

見珍其希聲哉

李崆峒詩如陶白居易積萬寶具陳形形色色而天地山川之產備矣

徐昶功詩如洞天仙子偶落人間不作風塵中語出口烟霞令人神思飛越

何仲默詩如玉工治玉遇方成圭遇圓成璧而得手應心要之神授非人力也

書品

張伯英書如天馬行空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超詣神發不可控御也

史黃門書如兩儀初奠萬象群分要之模遠標後超然作古矣

鍾太傅書如簪纓佩玉誇立朝端雖不媚時不能不使人正襟肅容也

王右軍書如神龍出海倏忽萬變雖造物爲其所弄千載一人也

王大令書如奕秋善奕意在局先子無虛發然必於取勝不減父風也

虞學士書如造車于室出而百里千里頭頭是路若天與之合也

珠溪集 卷其 四
褚河南書如離璞之玉出冶之金質美而工鍊施
之清廟明堂貴矣

顏魯公書如夔龍在朝內懷忠耿而正言正色使
人凜不可犯

張長史書如醉漢狂發殊態百出雖非故吾然真
性自在不失強項之風

懷上人書如驚蛇走虺流電奔駟總之神授不忝
稱獨步也

柳公權書如骨體之臣鉄肝石腸侃侃自將然內
無回邪外無偏倚也

歐陽率更書如風樞陣馬快意所如然中不失正
時行時止終無覆沒之患

李北海書如大將行兵而仁義節制兼舉並用卒
能以全取勝

孫過庭書如弟子遊于師門初若依人積久而化
蓋有青于藍寒于水矣

蘇學士書如畫線而蹈雖其神思渙發巧奪天工
終不出矩度之外

趙松雪書如淑女宮粧靡物弗飭然從容閑雅而
貴態自在

抄文安書如春蚕作繭遇物即成而衝放奔逸自
有一種神况

鮮于伯銑書如楚女舞腰雖嫵娜隨風然清遠無
際而骨氣有餘

姜白石書如王謝子弟逸思飄揚然禮度雍容舉
止閒澹終不失故家風味

黃華老人書如枯槎架險惟石當空雖善擊古者
道不到千年老意

夔夔子山書如養由之射發不虛的面穿揚之巧
又不可以語力也

宋昌裔書如君子之強剛毅有餘而典雅自在不
似子路初見孔子時也

宋仲溫書如剛烈丈夫嶽嶽不阿然直而無亢動
而有則足稱名家矣

楊鐵史書如列子御風瀟然塵外乍有乍無或隱
或見神妙自不可到

解學士書如與至人遊于六合之外出所奇珍皆
平生所未覩不得不異之矣

張南安書如龍蛇盤走變化不測豈惟人莫之知
雖南安亦不自知也

環溪集

卷之十八

終

